



◆ ◆ ◆
對敵作戰三十年兮，默默奉行情報主張；不怨苦不辭勞兮，精神熬戰八荒；奈何赤焰驚張兮，抑鬱回顧戰場，曾為錦繡山河兮，如今淪為荒涼。

◆ ◆ ◆
若今人已老兮，回首無言淚難當；卒砥礪兮，繼志唯有乖命兒郎；服膺政府領導兮，正義才得伸張；嘆父年來病魔纏身兮，何日得返故鄉。

◆ ◆ ◆
八月間，曾以這首感言，默默地奉獻於您老人家跟前，以最虔誠的祈禱與祝福，即使是群醫束手的絕症，對您來說，也希望能履險如夷，安然克服。因為，您的一生，由報效黨國，執干戈以衛社稷，而至服務杏壇，誨人孜孜不倦，您奉獻了畢生的心力，付出的是那麼的多，而所獲得的却是那麼的少，即便是病痛如橫逆般的襲來，您依然堅守著崗位，循循善誘，支持著生命的火焰，仍舊燃燒的如此熾烈……然而，却奈何，天妒偉人，即令您奮力搏鬥的結果，忍受了多少無助的煎熬上蒼却仍然在八個月後，殘酷的剝奪了您偉大的生命。

十二月三日凌晨六時許，您圓胖的手在我的緊握中冷卻，曾經燃燒過永恒火焰

◆ ◆ ◆
的生命，亦隨著氣息的蕩然而黯淡熄滅了，眼角仍帶著一句心猶不甘的淚珠，已然踏入了另一個寂靜的世界。母親與我的悲慟、狂呼，却永遠再喚不回您曾充滿智慧與剛毅的眼神，離別的悽愴引發了空氣的哀鳴，在狹窄的斗室中令人窒息。

◆ ◆ ◆
猶記得四月五日，當驚聞您最敬愛的領袖 蔣公驟然崩殂的噩耗之後，原本虛弱的體質，便已載著沉重的負荷，及至四月九日，蔣公移靈國父紀念館時，您又再滿含哀慟的淚水，牽著您鍾愛的學生，冒著呼寒細雨，跪地迎靈數小時之久，即使是再堅強的意志，再剛毅的體魄，亦且敵不住精神的創傷，您終然仆倒在國喪期間，留下了無法抹除的悲痛。

◆ ◆ ◆
八個月以來，長期浸淫在藥物的煎熬

下，使我感覺到您一直急速的衰老，雖然，憑藉著您堅定奮鬥的信心，以及新式醫藥科學的治療，曾使您的病情綻現了一絲曙光，然而，失望畢竟伴隨著希望而生，曇花一現的好轉之後，跟著來的是驟然下降的體重，以及更趨羸弱的身軀，使我們的心中又蒙上了一層陰影，令人扼腕的絕症，在醫藥罔然之下，正無情的加速腐蝕著您的軀體，即便是您依然剛強的信心，求生的慾念，亦且在惡魔的肆虐啃噬中逐漸消失。

十一月二十八日晚間，匆匆北返，仆倒在您病榻之前，望著您那瘦骨嶙峋的面龐，乾癟的嘴唇，含淚靜聽您最後的遺囑之時，才突然感覺到離別的恐懼，極欲號啕痛哭，却仍強自按耐住那一股悲愴的苦楚，為的是希望在您所剩無幾的有限生命中，給您留下在世間上最後一段平靜和諧的時刻。及至十二月一日晚間，接電急召北返，眼見您已插入了氧氣，急促的呼吸，然而却仍不斷的諄諄誥誡於我，務必努力學業，奉事母親，效忠黨國。而後，經過了二十四小時的彌留之後，毫無徵兆，毫無異狀的拉長呼吸，平靜的帶著我們的呼喚離去。從此，成群的學生痛失良師，世伯世叔們痛失良友，而悲傷的我，痛失慈父。無言的感傷，刻骨銘心的悲慟，即匯聚成汨汨的淚水，流向淡水河的湍急之中，遠處觀音山上的青峯，冷清的墓穴裏，您偉大的精神，將永不磨朽的屹立，亦且長留在我們內心的深處，直至永遠。

會在我心目中駐足的您，不但能讀詩書，而且通曉歷史，更令人敬佩的是，您有一股強烈的愛國情操，以及剛正不阿，嫉惡如讎的心地，因此，幼時筆下的您，

是一位令人愛戴及崇敬的偉大父親，亦且是一位親朋口中讚嘆的仁慈長者，因為您曾默默的堅守崗位，為您所熱愛的國家，在風雨如晦中奉獻了您泰半的生命，而在卸除戎裝之後，更將您生命的餘燼，為下一代百年樹人的神聖教育工作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是故，我可以肯定的下一結論，您的偉大，不但在於您四十載的為國憂勤，更在於您這顆擇善固執的心，激使您更加綻放生命的光輝，殉道於您偉大的理想之前。

猶記得您退役而未踏入杏壇的一段閒暇日子裏，您不願讓無聊的生活佔有您生命的空間，仍努力不挫的埋首於歷史情報的編研，將文學與軍事，以及您積久的經驗，卓越的見解，融匯成一部巨著——歷代謀略戰，且將此偉大的思想毫無代價的散布在軍事團體中，為您所曾服勤三十年的情報工作奉獻了嘔心瀝血的精誠。如今，此書業已隨伴著您的軀體長埋於青山中，但我相信，您的偉大精神將會與書中的歷史人物並存，而更將永遠的流傳在人們的心目中。

病中的歲月，您曾對我一再的提到家鄉的情景，然而大陸沉淪，河山變色，您竟然已客死他鄉，又怎不教人聞之落淚。您曾說戴將軍雨農的墜機逝世是您心中所遭受的第一次打擊，而領袖 蔣公的崩殂更是您泣血椎心的創痛，却不想，一生忠勇，報國齊家的您，在中原未定，赤寇尙且殃民的時刻，也已然步偉人之後，畢竟不能親見國土重光，而終含恨九泉了。

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七時，淒風苦雨不斷，您的同學，您的友人，您的學生，同聚一堂，同聲一哭，而您的遺

